

千金裘

下

明月珰
作品



她倔强任性，倾国倾城；他霸道高冷，挑剔专情。

明明相看两相厌，竟也可以缘定三生？

亿万点击 言情大神明月珰人气爆棚之作

名门闺秀不甘落寞，凤凰涅槃逆袭一路荣华。

精心修订甜宠结局
独家放送全新番外

千金裘

下

明月珩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金裘：全2册 / 明月珰著. — 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690-6

I. ①千…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1689号

书 名 千金裘：全2册

作 者 明月珰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王妍萍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53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690-6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阅读越美丽

开卷好心情



目录

第二十一章 将心比心/001

第二十二章 福祸相依/015

第二十三章 初议姻缘/029

第二十四章 恩怨难清/043

第二十五章 天命风流/058

第二十六章 密林私语/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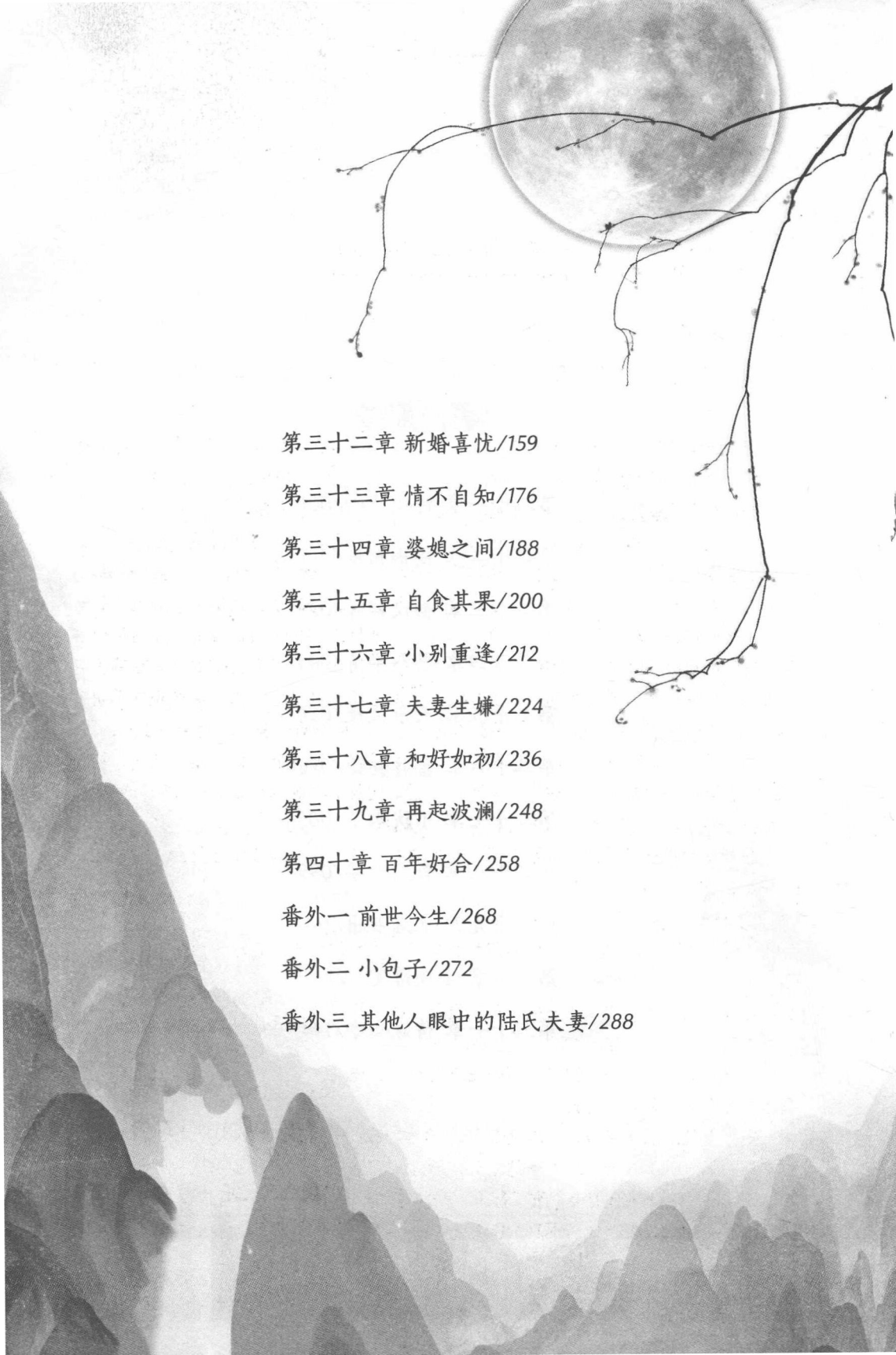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章 了犹未了/085

第二十八章 告别女学/099

第二十九章 水落石出/114

第三十章 尘埃落定/129

第三十一章 待嫁心事/144

- 
- 第三十二章 新婚喜忧/159
- 第三十三章 情不自知/176
- 第三十四章 婆媳之间/188
- 第三十五章 自食其果/200
- 第三十六章 小别重逢/212
- 第三十七章 夫妻生嫌/224
- 第三十八章 和好如初/236
- 第三十九章 再起波澜/248
- 第四十章 百年好合/258
- 番外一 前世今生/268
- 番外二 小包子/272
- 番外三 其他人眼中的陆氏夫妻/288



第二十一章 将心比心

卫衡抬头望了望二楼，上面探出个头来，正是一直跟在陆湛身边的杨定。她深吸一口气，将木鱼儿和念珠儿还有雪竹都留在了一楼，自己提着裙摆上了楼。

杨定看着卫衡进门后，从外面轻轻带上了门，也下到了一楼。

知不足斋的二楼，卫衡上次也进来过，但是那时候她没有心情打量周遭，其实这一次她也没有心情。她站在落地花罩隔断前停了片刻，平静了一下心情才走进花罩。

只见这二楼的东稍间内，正中是一座黑漆描金绘云涛烟柳的大屏风，屏风前是一张黑漆嵌螺钿罗汉榻，罗汉榻两头设有高几，上置哥窑胆瓶一对。榻前，左右两侧各置了两张玫瑰椅。椅子背后靠墙的地方设了一张黑漆嵌大理石面的书案，上有紫檀座小插屏，内插一个云玉如意的青白玉笔筒，书案上还放着几套古书，霁红瓷木瓜盘等等。陆湛此时就正坐在罗汉榻上，手里握着一卷书，见卫衡进来，他便搁下了书。

不得不说，此间甚雅，而陆湛则更是令室增辉。卫衡冷着一张脸走上前去，扫了一眼陆湛看的书，是向秀所注的《庄子》。据说向秀所注的《庄子》已经散失，如今见的多是郭注，只是不知道陆湛这本是不是真的向注。

卫衡微微地摇了摇头，暗骂自己这时候关心这些干吗。像陆湛这种伪君子，根本就不配读书。

“坐吧。”陆湛以主人的姿态招呼卫衡。

卫衡向右一步，坐在了罗汉榻前左首那第一张玫瑰椅上，她既不看陆湛，也不说话，反正又不是她有事找陆湛。

陆湛仿佛不以为忤，他慢条斯理地端起茶盏，用杯盖刮了刮浮叶，抿了一口茶又放下茶盏，这才开口道：“你父亲的事……”

卫衡的耳朵已经竖了起来，可是陆湛的声音在他说出这五个字之后就戛然而止，害得卫衡不得不转头看向他。

陆湛今日穿了一袭竹青色暗金银花纹绸袍，戴着一顶束发白玉冠，显得清贵又儒雅。果然啊，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之后，他就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以前的贵气虚浮在外，如今的气韵仿佛沉淀得厚重了起来，仿佛他就应该置身云端俯视众生一般。

卫衡只觉得刺眼，她想不理睬陆湛，可是心又不争气，只盼望他继续说。偏偏陆

湛的嘴巴就像被糨糊黏住了似的，怎么也不开口。

卫衡顺着陆湛的眼神，见他往自己所坐的罗汉榻另一侧看了看，卫衡如何能不懂他的意思，她站起身走到陆湛的旁边，与他隔着榻几而坐。

陆湛提起茶壶，给卫衡斟了一杯茶水：“你将就着喝一点吧，我不想叫人打扰，所以就不给你上茶了。”

卫衡哪里敢喝这种来历不明的茶水？她如今对陆湛的人品可是一点也信不过。她冷眼定定地看着陆湛。陆湛这才开口道：“你父亲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们的亲事你不用担心，我说话向来算话。”

卫衡眨巴眨巴眼睛，等着陆湛继续往下说，结果，结果下面就没有了。她这才知道自己又被陆湛给耍了，她是想听她父亲的事情，陆湛居然跟她玩文字游戏。

卫衡气得恨不能泼陆湛一脸茶，不过她是有修养有教养的姑娘，只能腾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她刚站起身，就觉得袖子一紧，才发觉自己被人拽着往后倒了下去。陆湛微微一让，她就跌在了榻上，他再俯身过来，就将她圈在了怀里。

“你这一言不和就生气冲动的毛病能不能改改？”陆湛的鼻息喷在卫衡的脸上，让她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

“等你嫁了我，可不许再如此，有话就好好说，别动不动就生气往外冲。”陆湛点了点卫衡的鼻尖。卫衡张嘴就向陆湛正往回收的食指咬去，还好陆湛收得快。

“你这伶牙俐齿的小丫头，真是不收拾不行。”陆湛俯身道。

卫衡想要反驳，但是所有的话都被陆湛吞入了腹中，卫衡拼命地挣扎起来。这儿可不是花灯节那天他们躲藏的人家，也不是济祖殿，她的顾忌当然就少了许多。只可惜她高估了雪竹，也低估了杨定。

卫衡的三个丫头连杨定的一只手都对付不来，只能在楼下干着急。

卫衡的身体虽然不错，可是女人在力道上天生就不如男人，更何况她此时被陆湛圈在怀里压在身下，他用一条腿就禁锢了她半身。卫衡的双手更是被陆湛反钳制在身后，她若是咬陆湛的舌头，陆湛的另一只手就会不安分起来。

卫衡被压得死死的，丝毫动弹不得，她又被陆湛亲得糊里糊涂的，可这会儿脑子却难得地闪过一丝清明。她总觉得陆湛是故意激怒她，好让她站起身往外走的，不然她这会儿还安稳地坐在榻上喝茶来着。

卫衡只庆幸今日她出门时没有抹口脂，虽然夏日她很少抹这些东西，但是出门做客，总不能太素净。卫衡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不是早料到会有这一出，她今日出门居然并没有抹口脂。这也好，她这会儿也就不用担心口脂会花了。

陆湛却觉得，卫衡的口脂虽然香甜，但是比起她柔嫩可口的粉唇来说，却还是差了一点。小姑娘的嘴唇嫩得仿佛水晶樱桃一样，轻轻一抵，就被吮出了嫣粉的甜汁。

良久以后，久到卫衡以为天都快黑了，她才被放开了来。陆湛往后退了退，让卫衡坐起身来。

卫衡勉强撑起身子坐起，一把推开了伸手来扶她的陆湛。她的头微微一低，就看见了自己微微敞开的衣襟。夏日的衣裳本就单薄，卫衡的一大片白皙的脖子就露在了

外面。陆湛的视线跟着卫衡往下看，说实话，她那点起伏还真没能入陆湛的眼，那充其量也就算是不路人而已。但是卫衡可不这样认为。她想也没想，抬手就给了陆湛一耳光，听那响声，就知道她绝对是用足了力道，一巴掌抡圆了扇过去的。陆湛的左脸立即就红了起来。

卫衡打完陆湛之后，自己也蒙了。鉴于前两次的遭遇，她其实并不觉得自己会打中，这会儿真打中了，卫衡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卫衡看了看陆湛阴沉的脸色和阴沉的眼神，又看了看自己还举在半空的手，就很没有骨气地有些害怕了。

卫衡缩了缩，抬在半空的手因为太过于震惊而没收回来，就这样落入了陆湛的手里。卫衡真害怕他一个使力，就把自己的手腕给折断了，她忍不住有些发抖。

房间里呈现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越是这样，卫衡就越是害怕，她仿佛感觉到自己的骨头都开始疼了。

“很好，现在我只欠你一巴掌了。”陆湛良久后才开口，声音还算平静。

“是两巴掌。”卫衡瞪大眼睛道，她对数字的反应比较敏锐。

“刚才你不是已经还了一巴掌吗？”陆湛看着卫衡。

卫衡虽然害怕陆湛，但是又觉得自己丝毫没有做错，打他一巴掌都算是便宜他了。因而她重新鼓起了勇气道：“这一巴掌是今天的。”

“今天我可不欠你。”陆湛道，“咱们总不能今后每亲热一次，你就要打我一巴掌吧？”

卫衡简直无语了：“谁今后还要跟你亲热啊？”卫衡几乎尖叫出声，如果不是怕被楼下的人听见，她肯定会发疯地喊出来。

陆湛捏了捏卫衡的手心，将她的手拉起来贴在自己的右脸上：“你打也打了，我今天也不能出门见人了，正好一起还了你，那一巴掌你也补上吧。”

说罢，陆湛又补充道：“你这会儿要是不打，我可就当你是舍不得我，那我就不欠你了，下次你要是还敢耍横，可小心你的小爪子。”

陆湛的话虽然说得轻轻柔柔，但是卫衡听了就心肝一颤，她的手在陆湛的手里显得格外纤细，她真怕它就这么折了。

“打吧。”陆湛低下了头。

卫衡心想，这厮当自己是傻瓜呢，隔得这么近，怎么可能打得疼？卫衡往后靠了靠，她是有心要再打陆湛一巴掌的，让他以后少来招惹自己，可是当她看到陆湛的眼睛时，手却又开始发软了，因为陆湛的眼睛里明晃晃地写着你敢打试试。

卫衡没骨气地想：算了，做人总是要留一丝余地，今后大家才好见面。

陆湛开口道：“不打了？”

卫衡不说话。陆湛低下头，在卫衡嫣粉的唇上轻轻啄了一下：“好姑娘。”

卫衡抬起头瞪向陆湛，这人真是捡了便宜还卖乖。

陆湛伸手替卫衡拢了拢衣襟，道：“你父亲的事情你别担心，他这会儿外放，也未尝不是好事。朝里如今为着海事分了两派，周阁老和高阁老正斗得厉害，圣心未

决，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父亲走得正是时候，免得他站错了队，那时候才是回天乏力。”

卫衡虽然不太清楚朝堂上的事情，但是“海事”她却是知道的，因为这件事对大夏朝的影响可谓巨大，哪怕她不关心政事，也有所耳闻。

自从西方发明了牵星术，就不停地有来自海外的商船抵达大夏朝的沿海城镇，大夏朝以前虽然有海禁之制，可那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是禁是放，朝廷上没有拿出章程，就那么搁置着，但是朝中的大臣已经吵得沸反盈天。沿海那些大户其实早就私下同番商有贸易往来，那些番商极为喜爱大夏朝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都肯出大价钱，而卫衡的小舅舅正是在这种贸易里赚了个盆满钵满。这里面涉及了多方利益，所以，在官员提出要由朝廷统一来管理与番商的贸易后，矛盾就出现了。

朝廷一旦介入，这些大户的利益必然会被削弱，自己盘子里的肉，谁也不想分给别人，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们也不想让。

而江浙这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多在朝中为官，比如高阁老就是出自浙江。但偏偏周阁老出自安徽，徽商在海务上可没吃上肉，所以他们力主禁海。但高阁老却是主张开放，而且是彻头彻尾地开放，官府只收税银。

大夏朝国库不算丰盈，皇上也不愿意失去这一块的收入，于是，周阁老就退而求其次，要求一切对外贸易由官府来管理。

可这对高阁老他们来说，依然是被人抢走了盘子里的肉，所以他们还是不同意。他们表示，这样会打击商户的热情，而且官员虽然学识渊博，但是并不擅长经商，再有，这样做也易滋生贪渎。

其实这些都是借口，既然他们能够考中进士，难道就学不会经商？

两帮人如今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退让。永和帝不知道是为何，对这件事好像没有任何决断，一直压着不议。陆湛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这种事情并不适合着急下结论，多等等，多看看，未必就是坏事。

卫衡听见陆湛说她爹爹离开是好事，她丝毫没有怀疑，毕竟陆湛说过的话就从没错过。她忍不住问道：“那我大伯父呢？”

陆湛低头看着卫衡，嘴角微翘地逗着她道：“你都不给我当媳妇，又问我这些做什么？”

卫衡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仿佛在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陆湛忍不住用拇指摩挲了一下卫衡的脸颊，她的眼睛生得真是漂亮，清清亮亮，像被泉水洗过一般。

卫衡知道陆湛在逗自己，可是她能怎么回答，偏偏她又实在忍不住想往下听，陆湛这个人真是太浑蛋了。陆湛欣赏着卫衡丰富的表情和璀璨亮眼得仿佛启明星一样的眼睛，他忍不住低头又吻上了卫衡的嘴唇。

卫衡的嘴唇又软又嫩，这一回陆湛甚至都不忍心攻城掠寨，他只是轻柔地在她唇上辗转碰触。卫衡不张嘴，他就耐心十足地在她唇瓣上如蜻蜓点水一般地啄着。

卫衡本来就心志不坚，若是陆湛硬来，定会激起她的脾气，她一准儿又会像刚才一样拼命，但是偏偏这一次陆湛很温柔，而卫衡一方面忍不住想哄陆湛往下说，另一

方面又有些沉迷于这种温柔得甚至带点祈求的亲吻。

陆湛的每一次轻啄仿佛都在述说着他的请求，卫衡原本抵在陆湛胸膛上的手，不知道何时已经软软地搭在了他的肩上。她的眼睛也闭了起来，睫毛微微颤抖着，像落上了雨滴的蝴蝶翅膀一般。

陆湛察觉到了时机，唇舌微微一顶，就撬开了卫衡的唇，他含着卫衡的唇瓣，轻轻吮吸，像在品尝春天酸酸甜甜的红樱桃一般。

其实陆湛并不喜欢亲吻，这种事情太浪费时间，太无谓，而且又太亲密，卫衡还是他吻过的第一个姑娘。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每次看见她都忍不住想含着她的唇瓣，但是他已经明白，这个姑娘他必须要回家才放心。

其实陆湛也不是真不明白，自己对着卫衡这样的姑娘，除了能亲近亲近，别的事即使想干，也不敢真干。但卫衡的心里却在天人交战，她恨自己怎么就这样没骨气，被陆湛亲得糊里糊涂，一点也不矜持，她明明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还是忍不住沉沦于此，甚至还有微微的窃喜。无疑，卫衡是喜欢陆湛这样温柔地对待她的，但是她又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至于她一时又有些厌恶自己，有些破罐子破摔，觉得自己大概天生就是水性杨花。

卫衡越想越觉得伤心，只觉得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免得活在世上给爹娘丢脸。她奉行礼教，还极度鄙视那些烟视媚行的女人，结果没想到，她自己却也是那种被男人一亲近就头脑发昏的人。

卫衡一边唾弃着自己，一边又享受着陆湛的温柔对待，甚至连挣扎都是那样软弱无力。其实卫衡还是没有看明白，这世上有哪个女人不喜欢被男人温柔以待，小心呵护，将她像易碎的玉一般捧在手心里摩挲？可是这样的男人少之又少，偶然出现一个，就引出了许多佳话，骗得多少女人碎了心肝。

当然对方是陆湛，也是导致卫衡沉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陆湛有一张非常俊美的脸，看着就叫人赏心悦目，难生恶感，若是换个刀疤脸来试试，卫衡大概早就咬舌自尽了。不过她会做出这样的事，似乎也不单纯是因为陆湛生得好，至少换了面目清秀的范用来，卫衡也不会如此。卫衡不知道的是，她的心里永远都有陆湛的位置。

不管是因为什么，卫衡毕竟喜欢过陆湛，而陆湛又无情地拒绝过她，无论是从好胜心出发，还是从心悅的角度出发，陆湛在卫衡心里都有着极其微妙的地位，更何况，这里头还掺杂了禁忌的这一味调味料。

陆湛放开卫衡的时候，卫衡还呆呆的，回不过神来，她脸颊粉艳艳的，像沁润在牛乳里的粉珍珠，就是最上等的胭脂也调不出这样柔和、这样有光泽的颜色来。

陆湛拉起卫衡的手把玩着：“你大伯父那边也不用担心。你祖父可是真刀真枪走过来的，你大伯父也是跟着他历练出来的，西羌之乱，乱得太突然，羌兵又骁勇，刚开始的时候你大伯父那是乱了阵脚，再等等吧，过年之前，肯定有捷报传来。”

卫衡一听陆湛的话，她满腹的心思瞬间就放下了，她满心期盼地看着陆湛，希望他继续往下说，因为他说的话实在太好听了，彻底安慰了卫衡那颗沉甸甸的满是担忧的心。她记下了陆湛的分析，回去也好开解老太太、大伯母，还有她的娘亲。

陆湛无意识地抓起卫衡的手指亲了亲：“你放心吧，永和朝武将凋零，老一辈的将军年纪都大了，皇上对你大伯父还是爱护的，他将你爹外放到四川去，也未尝不是希望你爹能在那边替你大伯父周旋。要知道朝廷的军饷要么从国库运过去，要么从江浙调过去，无论从哪边过去，都是天远地远的，你大伯父的军饷主要还是要靠川陕巡抚就地调集，这里头的名堂就深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皇上正是想要护着你大伯父，才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你父亲派过去的。”

卫衡听陆湛这样一说，整颗心都熨帖了。从来没有人这样仔仔细细地跟她说过朝堂上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人能将那些事情讲得这样清楚透彻，以至于卫衡觉得自己都能懂了八八九九。至于对陆湛那种动不动就抓手捏脸的癖好，卫衡就自动忽略不计了。

陆湛一边说一边看着卫衡的手，那双手柔嫩细滑，握在手心里沁凉温润，像一块上等白玉，在炎热的夏天里摸起来实在舒服。而且卫衡的手看着也实在赏心悦目，那双手纤细莹白，手指修长如笋，指尖处裹着一层淡淡的透明的光晕一般的指甲，指甲饱满修长，微微前扣，线条漂亮极了，而最让陆湛满意的是，卫衡的指甲上干干净净，只有自然的粉色珍珠光泽。

这双手真是怎么看怎么漂亮，陆湛的眼睛不小心就瞥到了卫衡的脚上，不知道藏在鞋袜里的脚又该是何等可爱漂亮。

陆湛起身坐到卫衡的对面，喝了一口凉掉的茶，才稍微压制了一点燥热，他问卫衡：“上次你怎么没来？”

卫衡也拿起茶杯猛喝了一口茶，这才看向陆湛道：“你要是不威胁我，我这次也不会来。”尽管来之前，卫衡打定主意要同陆湛把话说清楚，让他别再来烦自己，但是这会儿她实在有些难以启齿了。而且那些话即使说出来也没太大说服力了，恐怕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

“你不要再叫人去找木鱼儿了，若是被人看见，我……”卫衡这一急，就又有些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陆湛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抿嘴笑道：“南慧的功夫很好，不会让人发现的，我想将她放在你身边，以后传信也方便，你觉得如何？”

卫衡吃惊得嘴巴都可以塞下鸡蛋了，谁允许他说这种话，允许他把手伸得这样长的？

陆湛看卫衡的表情，就知道她不赞同，不过他也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毕竟现在还太早了些，卫衡一时接受不了也不是不能理解。所以陆湛岔开了话题道：“我的确不应该私下给你送信，只是你大伯父和父亲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是担心你胡思乱想。”

所以陆湛今日对卫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她别担心两家的亲事。

卫衡没想到陆湛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找自己的，她一时不知道该感激他，还是该骂他自作多情，她才不会胡思乱想呢。

“叫你的丫头进来重新伺候你梳头吧，你出来的时间也长了，再不回去岳母该担

心了，我如今空闲时间不多，等闲不会去寻你的，你且放一百个心。若是我叫人给你送信，自然是有事情。”陆湛道。

卫蘅却仿佛没听到陆湛后面的话一般，她的整颗心都放在了他第一句话上头。卫蘅震惊地望着陆湛，若是木鱼儿她们进来，她们岂不是就知道她和陆湛做了坏事？！

陆湛不甚在意地笑道：“这怨不得我，谁让你刚才像拼命一样，头发都乱了。梳头我确实不会，今后倒是可以学着替你描眉。”

卫蘅深恨陆湛这一点，他占了自己的便宜，还拿张敞画眉的典故来调戏自己，他的矜持都被狗吃了吗？

卫蘅自己也不会梳头，她就只会简单地绾纂子，但是她今天出门做客是梳了发髻的，这会儿要是绾个纂子回去，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回去她娘肯定要问的。

卫蘅嘟嘴瞪着陆湛，闭口不言，她实在是没脸叫念珠儿和木鱼儿进来。

陆湛无奈地叹息一声：“我们的事情是瞒不过你身边的大丫头的，索性叫她们知道了也好，免得她们在背后瞎猜反而闹出事。我相信，你自己的丫头你还是辖制得了的。”

卫蘅知道陆湛说的都是事实，其实念珠儿和木鱼儿肯定是隐隐约约知道她和陆湛的事情的，不过这两人从小跟着她，是绝对信得过的。卫蘅倒不是怕她们说出去，只是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臊人了。以至于卫蘅不得不嗫嚅地问陆湛：“那我要怎么跟她们解释，我要重新梳头的事情？”

“不用解释。”陆湛回答得干脆脆。

卫蘅也只好这么办了：“那你去替我叫她们进来。”

陆湛没说话，只是指了指自己的左脸。卫蘅任性地道：“那你侧身出去叫。”

陆湛只好开门出去，对楼下的掌柜道：“叫那两个丫头上来。”

掌柜的心想明明是三个丫头啊，这是叫哪两个？好在念珠儿和木鱼儿有自觉，一听说卫蘅叫人，她们就主动地站了出来。

念珠儿和木鱼儿敲门进去，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两个丫头看着正中的椅子上侧身坐着的陆湛，吓得赶紧低下头，仿佛她们窥见了天大的秘密，两个人连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

最后，还是陆湛开口道：“去伺候你们姑娘梳头吧。”

念珠儿和木鱼儿就像得了恩赐一般，赶紧进了东间，结果当她们看到卫蘅羞红的脸和乱了的发髻后，更是吓得差点脚软。

还好念珠儿细心，她见罗汉榻上的坐垫虽然有些乱，但是也算还好，而且，卫蘅的衣服也是整整齐齐的，她那颗跳到了嗓子眼的心这才又落了回去。

伺候姑娘出门的丫头，随身都带有梳子和抿子，就是方便万一主子的发髻散了好重新整理。她们甚至连胭脂、香粉也都是带了的，虽然卫蘅本来就不怎么用这些。

念珠儿和木鱼儿快速地给卫蘅梳好了头，主仆三人这才走出去。卫蘅连看都没有看陆湛一眼，就直接下了楼。

待卫蘅她们走后，杨定这才上楼来问陆湛要不要离开，不过他话还没出口，就看

见了陆湛左脸上巴掌大的红印，这让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气。没想到这位卫家三姑娘是这样厉害的角色，她打了自家主子一巴掌，还全须全尾没事人一样地走了。

杨定是从小就跟着陆湛的，最是知道他这位主子，那是既狠又横、心机又深的一个人，谁惹了他都没有好果子吃，杨定在心里默默地赞了赞卫蘅，又顺便开始担心她了。

“爷，天色也不早了，要不要小的叫一桌大地春的菜过来？”杨定是个机灵的，知道陆湛顶着这个巴掌印肯定是不能出门的，怎么着也得天黑之后，老太太睡下了才能回府。

卫蘅在回程的马车上才想起了陆湛在叫她让丫头进来伺候她梳头之后说的那些话，他居然顺口就叫上岳母了，卫蘅就没弄明白，陆湛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他的脸皮可真是厚得惊人。

他后来又说什么他空闲时间不多，等闲也不会找她，这是什么意思？卫蘅不明白，是她不值得他放在心上？可是若他有事，她就必须随传随到？再加上陆湛还要给她安排丫头，这种种蛛丝马迹让卫蘅意识到，陆湛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而且只许别人顺着他的意，若是违了他的意思，他总是有法子让人就范的。

这一点让卫蘅觉得极其不自在，也极其害怕。也是，在梦里，就连卫萱嫁给陆湛后都那样辛苦，她怎能还以为自己可以例外呢？

念珠儿和木鱼儿的心里其实比卫蘅更担惊受怕，两个丫头知道这件事情若是被其他人知晓了，她们主子就只有送寺庙一条路了，而她们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

尤其是念珠儿，她的心更细一些。她见卫蘅出来见情郎，这会儿脸上却连丝毫喜色都没有，而当时陆湛的脸上也是面无表情，就不由得胡乱猜想了。念珠儿完全不知道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害怕陆湛始乱终弃，哪怕这件事没人知道，自家姑娘肯定也难受得不得了，万一卫蘅想不开可就惨了。

主仆三人就这样一直沉默到下马车。

“今日的事情你们就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谁也不许说。”卫蘅一脸严肃地道。

念珠儿和木鱼儿不是不知道轻重的，借她们一百个胆子，她们也绝不敢透露半分，所以这会儿两人都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卫蘅一回兰义堂，何氏就急声问道：“你怎么去这么久？我让人去找你也没找见。”

卫蘅心虚地道：“看书看入迷了，就多看了会儿。”

何氏气得戳了戳卫蘅的脑袋道：“也不知道叫人回来说一声，不知道家里人会担心啊？”

卫蘅不想说谎，但是又不可能对何氏坦白，这会儿她浑身都没有力气，只觉得头重脚轻，更是没有精神再应付何氏，所以她抱了何氏的手臂，软软地靠在她肩上，也不说话。

何氏也察觉到了卫蘅心情低沉，只叹息地摸了摸卫蘅的脑袋：“你是不是困

了？”何氏轻轻抚摸着卫蘅的背。

卫蘅摇了摇头，却顺势躺在了何氏的腿上。何氏低声问道：“是不是担心你爹了？”她其实是自己心里担心，便觉得卫蘅肯定也在担心。

“也不知道你爹到了没有。”何氏叹息一声，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她越想越觉得心慌，又担心卫峻在路上出事，忍不住就开始抹泪了。

卫蘅赶紧爬起来坐好，道：“您别担心爹，他没事。”

何氏听不进去，只当卫蘅是安慰她，哭得越发凶了。

卫蘅没有办法，便将陆湛的话重新说了一遍，不过没提陆湛说她爹这会儿走了反而更好的那一番话，只是说皇上是因为眷顾卫家，这才派了卫峻去四川。

何氏听了半信半疑，但也不哭了，只是她不明白卫蘅怎么会懂这么多。

“珠珠儿说得对，娘你别担心了。”卫栎从外头进来，今日他刚好休沐。卫栎十分赞赏地看了卫蘅一眼道，“真是没想到，咱们珠珠儿还有这样的见识。”

卫蘅的脸又快羞红了，她这完全是照搬陆湛的话。

何氏自然是相信自己大儿子的，她忙问卫栎道：“这么说，皇上真是为了你大伯父才将你爹派过去的，并不是恼了咱们家？”

卫栎道：“我也是刚听了珠珠儿的话，觉得她分析得有道理。若皇上真是恼了咱们家，绝不会这样轻拿轻放的，不过，这还得看大伯父和父亲能不能把西羌的叛乱平了。不过娘也别担心，祖父心里肯定有法子帮大伯父的，你就放宽心吧。”

何氏的精神这才好了一些：“我只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的才好。”

晚上何氏和卫蘅先去了瑞云堂，何氏将卫蘅和卫栎说的话同老太太和木夫人都说了一遍，一家人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半。

老太太好几日没睡个囫囵觉了，她也不让何氏她们伺候，自己吃了饭就歇下了，何氏这才领了卫蘅回兰义堂和卫栎小两口一起用晚饭。

“你五嫂也不知怎么了，进门前相看的时候，我瞧着明明健康康的，怎么进了咱们家就三天两头地吃药？”何氏皱了皱眉头道，原本一家人吃饭，就缺了她。

“我明日去看看她。”卫蘅道。

次日一大早，卫蘅就去了王茹的屋里，一进门她就闻见一股子浓烈的药味，大夏天的，那气味让人闻着格外不舒坦，王茹这会儿正斜靠在榻上喝药，见卫蘅进来，就坐起身来。

卫蘅也不客气，坐在了王茹的对面，看着她喝完药漱了口，才开口道：“是药三分毒，身体是越吃药越弱，你喝了这么久李大夫的药都没有好转，要不然换个大夫吧？”

王茹虚弱地笑了笑：“这都换好几个大夫了，我懒得再麻烦别人了。”

卫蘅叹息一声道：“嫂嫂这是什么话，家里的人只盼着你赶紧好起来。换个大夫有什么麻烦的，可是大嫂说什么了？”卫蘅口里的大嫂就是如今管家的大奶奶蒋氏。

王茹摇摇头：“大嫂挺好的，是我不想麻烦。”

依卫蘅看来，王茹这根本就是心病。可是卫蘅又实在看不出来，王茹的心病为何会如此严重。若卫蘅不是卫家的女儿，她都恨不能嫁进自己家来。何氏是最通情达理的婆婆，从来不肯责儿媳妇，对王茹更是宽容，葛氏这个妯娌又是个省心无害的，卫蘅自己也是一心只想王茹好的，偏偏王茹还成日里悲春伤秋，不就是嫌弃卫杨没将她捧在手心里头哄着吗？

卫杨是何氏的小儿子，又是家里排行最小的儿子，从小难免娇惯，他自己也是个粗心的，成日里只爱耍枪弄棍，和一帮子同僚厮混，对王茹难免就没那么耐心。偏偏王茹又是个心高气傲且心眼小的，两个人成亲以来就没有好好过过，卫杨如今更是跑去了西羌。

但是卫蘅也不觉得为了这么点事，王茹就该把自己折腾成这副病怏怏的样子。

这人的生活都是自己在过，有人通达明理，窄路都能走成大道，有人爱钻牛角尖，大道也能走成羊肠小道。

卫蘅不由得想起梦中的卫萱和自己来。要是把王茹放到陆家，或者放到范家，那她简直可以一头撞死算了。

“嫂嫂还是多出去走走吧，省得一个人闷在屋子里，身子反而更弱。或是下棋，或是作画，咱们都可以一起啊，人多才有趣。若是嫂嫂想回娘家住几日，那也行啊，反正五哥也不在，嫂嫂养胖些才好，免得五哥回来看见了，还以为我这个小姑子欺负你了呢。”卫蘅活泼地道。

王茹听见“回娘家”几个字后，眼睛一亮，可旋即又低下了头：“出嫁女哪有回娘家住几日的道理？”

卫蘅道：“这有什么，嫂嫂尽管放心回去，我去跟娘说，她一准儿同意。”卫蘅知道王茹肯定是想回娘家住一段日子的，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她也知道王茹就是在等自己说这句话，可是卫蘅并不介意帮王茹去说情，她只希望亲家太太能开导开导王茹，可别让她一条道走到黑，最后同她五哥成了怨侣，闹得家里乌烟瘴气的。

卫蘅从王茹屋里离开后，就直接去了何氏的上房。

“娘，我看不如让五嫂回娘家住几日吧，反正五哥也不在，让她回去散散心也好。”卫蘅道。

何氏已经被王茹这“病”弄得火冒三丈了：“她散心？我看我该散散心才是。你说她嫁到咱们家，咱们是怎么待她的，这倒好，宠出了个祖宗，成日病歪歪的，跟咱们虐待了她一样，还装病不来给我请安，这样的媳妇，让她回去也罢，她回去了就别再回来。”

卫蘅没想到何氏的火气这么大，其实王茹不来给何氏请安，还不是何氏怜惜她生病，发话让她不用来的。不然以王茹的教养，是不可能不来给婆母请安的。

卫蘅伸手替何氏顺了顺气道：“娘生这么大的气做什么，不是五嫂想回去，这是我想的主意。我这是将心比心，比如我今后嫁了人，也会想常回娘家看看的啊，这人生了病，心里难免郁郁，总是要在亲人身边才好得快呀。”